

銅熨斗齋隨筆

銅駮斗齋隨筆卷一

嘉興沈濤撰

合彖象於經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弔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弔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弔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弔何獨不謙耶濤案此段文義本甚明了後人解者多誤蓋古人經注各自爲書康成欲學者尋省易了

以注合經故曹髦以爲彖象與注皆釋經之書彖象不連而注連所以疑康成爲不謙若康成合彖象於經則是不爲孔子謙矣且髦當云康成連之不當云注連之也然則今之彖象連經自是輔嗣之過不當歸咎康成然其誤解之由亦自有故洎于俊對曰鄭彖合彖象於經當本作鄭彖合注於經後人見今本周易彖象連經遂妄改之如此以啓後學之惑而孰知與帝問之言不相應乎

又案宋王洙談錄云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亦康成不合彖象之一證

天行健

集解曰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者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於詳矣濤案此說非也古乾健同字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亦同字說卦傳曰坤順也順字从古文坤不从川說見後天行健猶言天行乾耳非變乾爲健也吳仁傑易圖說云字書乾一作隄豈本作隄而傳寫之誤遂以爲健耶蓋亦不知古同聲之字義得相通而強爲之說

《

釋文坤本又作《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濤案毛說是也家語執轡篇此乾《之美也王肅注曰《古坤字漢孔鮒堯廟衡方

等碑坤字或作𡗗或作𡗘或作𡗙皆𡗗字之隸變可見

《古於坤或疑說文土部坤字無重文王尙書

引之遂

謂坤之作《乃借川爲坤不知許書古文未嘗盡載如

言部諛古文以爲頗字而頁部無重文𠂔部𠂔古文以

爲賢字而貝部無重文𠂔部𠂔古文以爲醜字而鬼部

無重文若斯之類不一而足不得以許書重文所無而

遂疑其非古文也若川之與坤聲不相近無容相假若

必謂川坤同字則川部注亦必云古文以爲坤字矣

說文言部訓从言川聲汪生

獻可

曰於文當爲𡗗聲𡗗

坤字古文坤音與訓近故訓以坤爲聲非川字也今本

坤篆下無古文𡗗係後人槩落余謂汪說是也說文順

馴馴馴巡等字皆當从𠂔聲不獨訓字爲然也自土部奪重文𠂔字淺人遂槩改爲川聲而許書遂無从古文坤之字矣汪生吳縣人爲陳徵君負入室弟子又嘗受業於余精通小學未竟其業而遽天天年惜哉

丈人

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集解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李鼎祚曰案此彖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

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

以上皆李說

濤案周禮疏引

鄭注云丈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釋文引鄭注云能以法度長於是康成本亦作丈人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之長

集解

引是丈人卽長人亦王者之稱故鄭以天子諸侯釋之李氏謂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非又集解引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是陸本亦作丈人晁說之曰案揚雄作丈人漢上易叢說引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丈人之名由來舊矣

冲謙

謙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潛夫論遏利篇引作天道虧盈以冲謙是漢易作冲不作益案古冲字作盅傳寫誤爲益耳集解引虞注曰貴處賤位故益謙貴處賤位何以謂之益似仲翔亦作盅謙後人據輔嗣本改也

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語皆反對則虧與益亦宜反對然地道變盈而流謙變與流又豈反對耶

賁

賁卦釋文曰彼僞反徐甫寄反李軌府衾反傅氏云賁古班字王肅符文反濤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

賁高注曰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

今詩作奔奔

則古音讀

如虎賁之賁諸家音釋皆非也

滕口說也

咸上六象滕口說也釋文云九家作乘虞作滕鄭云送也濤案戴埴鼠璞引釋文云滕鄭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爲送容齋三筆同則是戴氏洪氏所見釋文本作鄭虞作滕云送也今本誤將鄭字轉寫於滕字之下幾疑鄭不改字而虞不訓送矣

又案古周易音訓引晁氏曰鄭作滕送也虞作騰送也是嵩山所據本虞作騰不作滕然騰無送義自當以戴洪所據爲正李鼎祚集解亦引虞翻曰滕送也

飛遁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舊注曰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
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姚寬西谿叢語曰肥字
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
濤案釋文正義引子夏傳云肥饒裕也集解引虞翻云
乾盈爲肥皆爲肥瘠之肥初非飛字之誤蓋飛肥聲相
近傳易家師說各不同九師自作飛而他家作肥不得
混而爲一曹子建七啓飛遜保名注亦引九師道訓
惠徵君棟曰王輔嗣注此爻云增繳不能及似王本亦
作飛也

姤當作后

姤卦釋文曰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濤案說文無

姤字後漢書魯恭傳云案五月姤卦用事注曰本多作

后古字通遘本訓遇

彖及序卦皆同

自當以遘爲正字易經師

家或通假作后六朝人又別造姤字觀章懷云本多作

后則作姤者乃別字也釋文當亦作后後人妄改爲姤

唐石經從鄭本作遘亭林顧氏轉以爲誤謬矣

廣韻后姤二字

皆在五十候后音胡遘切姤音古候切皆與古豆之音不同是後人強生分別也

困而不失其所

後漢書郎顗傳引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惟君子乎較

今本少一亨字濤案集解引荀爽曰謂二雖弇陰陷險

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是荀氏本有亨字顓所據當是京房本困而不失其所卽亨通之義似不必再加亨字

鼎九二虞注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集解引虞注曰坤爲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爲仇濤案四婦朱子發漢上易傳引作四家竝申之曰言四以初爲家也則今本作婦乃傳寫之誤宋時虞注已不傳子發亦據集解所引也又朱子發解損上九得臣无家曰易外以內爲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其說正與虞注相表裏

閔其無人

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閭其無人非無人也無賢人也此解閭其無人與虞翻干寶不同集解當引是漢易學家承師說而仲任引之

呂覽說苑解易

呂氏春秋召類篇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劉向說苑奉使篇用之又說苑至公篇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此與虞荀諸家所解不同乃秦漢閒經師古義訓渙爲賢尤可補經籍諸詁訓之遺

古虞夏書不分

尚書大傳舜典諸篇皆標題虞夏傳尚書正義曰馬融

鄭予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左氏僖公二十七年傳
趙衰引夏書曰賦納以言云云杜注尚書虞夏書也是
征南所見尚書本虞夏書尚不分分者自東晉僞古文
始

嵎夷

堯典宅嵎夷史記作居郁夷釋文云攷靈耀及史記作

禹鍤是陸氏所見史記本與小司馬張守節不同集解

書作嵎夷裴氏所見本或作禹鍤或作郁夷皆未可知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所

載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緯書亦皆用古文是古文之作禹

鍤不作嵎夷可知說文土部塢字解云塢夷在冀州陽

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禹聲尚書曰宅塢夷塢夷

當爲堦鍤後人據僞古文書改鍤爲夷而不改堦爲嵎者以所僞書在堦字注也壁中經乃蝌斗文字與今所傳之鐘鼎文相似故安國必以今文字讀之方始可通如鍤爲鐵之古文而此處實爲夷之假借夷增金旁爲鍤猶朋增土旁爲塤塤注于家不得以喪葬下土本義解之也若郁夷則旣非古文又非今文恐馬張二家所據本有誤又說文山部暢字注云嵎夷暢谷也蓋用今文說許君用古文者必僞書曰以別之其不僞者皆今文說猶僞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僞者三家說也

說詳說文

僞經攷

可見古文作堦今文作嵎而其作鍤則同其作禺者省文字耳鄭康成傳古文學亦必作禺鍤不作嵎夷

而尙書正義乃以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鋹謂與鄭注經字多異非六朝人據僞古文以改鄭書卽鄭讀禺鋹爲嵎夷不足以證古文之是夷非鋹也

禮記月令注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今尙書謂今文尙書是今文作嵎之證夷當作鋹

郁嵎一聲之轉史記正義曰郁音嵎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見漢書地理志注郁與倭聲亦相近也今倭國在海東

或卽古之郁夷乎

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集解引徐廣曰古旣字作水旁旣之作溉猶夷之作鋹朋之作棚是史遷書古字之僅存者此外爲小司馬張守節輩竄改者

不少矣而況於尙書乎

暘谷

史記五帝紀曰暘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
尙書字然則暘谷者小司馬所改也

日並蓋不止一字

史遷從

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必作湯谷山海經黑齒國下有

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楚辭天問云出自湯谷

至于蒙汜淮南天文訓云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拂于

扶桑

湯今本作暘乃淺人據尙書改史記索隱所引作湯可證洪興祖楚辭補注亦引作暘是宋時已誤

此唐本之所

以可貴也古書皆以湯谷爲日出之地說文日部暘

日出也从日易聲商書曰暘谷許君當本引洪範曰暘

之文谷字淺人妄增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暘谷則又

改商爲虞皆庸妄人所爲并非二徐之誤至于暘谷今古文皆無此語也說文土部隅夷在冀州陽谷冀州疑青州之誤亦作陽谷不作暘谷許君但脩書隅夷而不并脩陽谷則古文之不作陽可知張守節史記本作陽谷云陽或作暘堯命羲仲理東方青州隅夷之地日所出處名曰陽明之谷是唐時史記本或改爲陽或改爲暘皆爲僞古文所誤而原書則作湯小司馬言之甚明說文山部暘字解云一曰嶠鏤暘谷也蓋今文作暘許君用今文者皆不明脩書曰古文作湯作暘者僞古文也

教胄子

舜典教胄子僞孔傳曰胄長子

今本作也後人所改說今據史記正義引

文去部引作教育子周禮大司樂注亦引作教胄子是
古文必作育不作胄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
子弟似古文亦有作胄者然胄無長訓爾雅釋詁詩谷
風傳禮記中庸注左氏哀十一年傳注皆云育長也馬
既訓長蓋亦作育不作胄惟釋文引王肅云胄子國子
也實爲僞孔所本是改育爲胄始于王子雍史記五帝
紀作教稱子是以訓詁字代經文詩谷風箋育稚也史
公親從安國問故可見古文作育不作胄集解云鄭平
曰國子也案尙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稱胄聲相近裴氏
以尙書作胄子語綴于引鄭注之下明鄭本尙書不作
胄康成蓋以國子訓子而王子雍妄改爲胄子與鄭解

似同實異至王制注仍引作胄子乃後人據僞古文尙書改猶周禮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皆六朝人妄改育亦不得有胄音也乃近賢如王尙書諸人必欲以僞孔本爲真古文遂不顧許君自敘稱書孔氏古文之言及漢書儒林傳史遷多古文說之語輒以爲說文史記皆用今文信口說而疑傳記是余之所不敢知者也裴氏集解孔安國曰下有脫文稱胄聲相近乃裴氏之言義尙可通若王尙書謂育胄聲相近則必不可通余直斷之曰育之爲胄乃王肅所竄改古文今文皆不如是

沿于江海

禹貢沿于江海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
均云均平濤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均與馬
本同可見古文作均不作沿集解引鄭平云均讀曰沿
沿順水行也是鄭本亦作均康成破讀爲沿以順水行
訓之陸氏所見鄭注尙書本沿誤爲松元朗知爲誤字
故曰松當爲沿此四字乃陸氏語非鄭注語也僞孔依
鄭讀改均爲沿雖於義無礙而非古文真面目幸有史
漢及馬本可證乃近賢如孫觀察星衍輩轉以此疑作
均爲今文者何其信僞孔如此之甚耶而馬季長又豈
傳今文者耶

周公奔楚

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記魯世家亦有周公奔楚之語此卽班孟堅所謂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尙得謂史記用今文說耶

魯世家載成王少時病周公揃蚤沈河一段蒙恬列傳亦載之當必古文尙書金縢之文而今本無之者乃僞孔所妄刪也此猶秦誓之文載史記周本紀及尙書大傳是今古文皆有之而僞孔乃別造三篇以當之然則僞孔書所無者其可信爲經所本無乎

太保承介圭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是古

本尚書作奉不作承與下上宗奉同瑄一例今作承者
僞孔所改也許君偁經于玠字之下則介亦當作玠二
徐本作介乃據今本尚書改而又誤衍稱字皆非
爾雅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詩曰錫爾玠珪今
毛詩本作介乃傳寫者省玉旁據景純所引是詩本作
玠不作介也釋文云介圭音界介玠同音恐元朗所見
本亦是玠字以界音釋之作介乃後人所改耳

史記用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史記之用古文孟
堅言之鑒然矣自漢以來皆無異說惟史遷每以訓詁

字易經文又兼裴駙司馬貞張守節所據本每多互異
蓋已爲六朝人所竄亂然藉此以求古文之真尙可存
十一于千百乃近時通人如臧文學庸王尙書輩以其
文字每異于今所傳僞古文尙書輒謂史遷所用皆今
文是顯與班氏違異而尙爲僞孔所惑也余不敢從
史記五帝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卽謂尙書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亦謂古文尙書小司馬
于紀贊則以爲帝德帝系等書于自序則以爲左傳國
語等書皆非

摯而有別

周南關雎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

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濤案鄭箋釋傳摯字之義甚確蓋情意諄至者易于無別故以摯而有別爲可稱此猶孔子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樂者易淫哀者易傷故耳戴吉士震毛鄭詩攷正曰古字鷺通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邠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不知鷺摯字固可通而毛傳之摯則當釋爲至不當讀爲鷺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者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不乖居卽情意至之義詩人興淑女又何取乎猛鷺毛公但云有別可矣何必曰鷺而有別乎戴氏

之說知不然矣

又案戴氏所引春秋傳說卽今杜注元凱蓋誤解毛傳
擊字之義景純注爾雅王雉亦云鵙類今江東呼之爲
鵙其引毛詩傳曰鳥擊而有別蓋亦讀擊爲鷖不知鵙
鵙鷹屬與鳩不同類郭注又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蓋
卽魚鷹之類而非鵙鷖矣

葛藟榮之

樛木葛藟榮之釋文曰本作帶云本又作榮烏營反濤
案說文無帶字艸部引詩葛藟榮之蓋毛詩字本作榮
或作榮帶又榮字之壞篆文木耳正義本作榮字可通
假作帶則不成字矣

于嗟

詩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凡言于嗟
皆長言不足咏嘆之語猶後世節歌曳尾之聲故皆無
韻錢少詹大昕謂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于嗟乎不承
權輿乎與輿韻雖強爲之說猶尙可通至謂于嗟麟兮
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爲韻則必不可通試問自
古迄今有此等用韻之法乎少詹又謂鄘風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邶風有漙漙盈
有鳴雉鳴盈與鳴韻漙與鳴亦韻唐風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此皆偶然暗合遂附會及
之求之于他篇卽不可通皆干慮之一失也

彼爾維何

何彼穠矣彼爾維何說文艸部引作薺傳曰華盛貌說文亦曰薺華盛許君正用毛義則毛詩本作薺後人傳寫脫艸字耳錢州判坵曰鄭箋與傳義異當是毛作薺鄭作爾濤案箋云此言彼爾者正義釋言曰言彼爾然而盛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則鄭正申毛義未嘗改字錢說非也

膠膠當作嘒嘒

鄭風雞鳴膠膠廣韻五肴引作嘒嘒玉篇嘒又古包切雞鳴也則古本皆作嘒不作膠王伯厚詩攷不云廣韻作雞鳴嘒嘒則宋時本尙不誤也釋文膠膠音交亦當作雞鳴嘒嘒則宋時本尙不誤也

作嘐嘐音交

零露漙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曰漙漙然盛多也釋文曰漙兮
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盛多也漙案匡謬正俗曰詩古
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
漙字讀爲團圓之團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
音上充反此字本作霽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
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音
矣以上皆顏說據此則師古所見毛詩本或作專或作漙初
無竟作團字者與元朗所見本不同又正義曰由天有
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似沖遠所見毛詩本亦不

作盛多之貌下零露瀼瀼傳曰瀼瀼盛貌則此處盛多二字疑霑潤之誤蓋元朗據俗本以改毛傳耳詩旣與婉爲韻徒端之音亦不可從

鄭詩言婦人

禮記樂記正義初學記樂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記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此朱子集註所本與詩序不同許君說文解詩毛氏而異義兼采三家此蓋亦三家詩說又禮記正義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不知十九云者乃謂十之九非指定十九篇數也況異義之說不必與詩序同乎

常棣當作棠棣

履齋示兒編曰常棣常字諸家並無音合如字讀采薇
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
或書作棠棣尤非濤案孫說誤也漢書杜鄴傳此棠棣
角弓之詩所由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晉
書索靖傳棠棣融融載其華呂纂載記亦由陛下無棠
棣之義宋書彭城王義康傳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
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注引毛
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御覽五百一十四宗親部五百
三十九禮儀部兩引詩序皆作棠棣左氏昭元年傳趙
孟賦常棣御覽七百十一服用部亦引作棠棣是唐以
前毛詩本皆作棠不作常

太平御覽本修文殿御覽是六朝本宋景文筆

記云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此兩物不相親云云惟作棠故與唐音相亂若作常卽不得誤爲唐是宋初毛詩爾雅本皆作棠不作常不知何時始誤爲常後人轉以不狂爲狂矣采薇詩經注常字當亦棠字之誤

壞木當作痍木

小雅小弁譬彼壞木傳云壞痍也說文疒部引詩正作譬彼痍木許君詩毛氏則毛詩當本作痍木傳當云痍壞也凡詁訓之例皆以易曉之語釋難知之文壞字易曉痍字難知毛公豈轉以難知釋易曉乎爾雅釋木

槐木苻萇詩釋文引樊光注正義引某氏注皆引詩譬
彼槐木是漢以前無作壞木者釋文云壞說文作槐則
元朗所見已同今本其誤自六朝始也

狐裘黃裳

賈子新書等齊篇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
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
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濤案此皆禮記
緇衣文黃裳緇衣作黃黃注曰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
也正義曰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
此狐裘黃裳是禮記本作黃裳今作黃黃者後人依詩

改也古衣裳通稱黃裳卽黃衣變衣言裳者取韻協耳
毛詩則作黃黃箋云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
與注禮異明二文不同類緇衣作述當亦古本如是
又案康成注禮皆用韓詩而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
三家則亡蓋亦用毛詩矣注禮箋詩不應有異疑毛詩
本亦作黃裳六朝時傳寫誤爲黃黃淺人遂改箋語以
應之古唯犬羊之裘不裼狐裘則無不裼者孔冲遠不
能明指其誤乃復曲爲之說非也

自土沮漆

大雅緇詩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曰土居也沮水漆水
也箋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皆訓土爲

居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師古注引齊詩作自杜則以杜爲地名與毛詩異竊謂齊詩沮字當作徂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例徂字正與自字相應謂公劉自杜陽遷居漆水耳若如小顏說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則是齊詩訓自爲居豈知土可訓居自不可訓居乎沮漆漢志注作漆沮乃傳寫互倒臧茂才琳乃謂古本當作漆沮與父字爲韻不知漆與陟穴爲韻若如臧說則此詩起二句無韻矣

周原膺膺

周原膺膺傳曰膺膺美也釋文曰膺音武韓詩同文選魏都賦腓腓垌野張孟陽注曰腓腓美也詩云周原腓

腓善曰韓詩曰周原腓腓莫來反錢少詹曰周原膺膺
當從韓詩作腓膺膺聲雖相近而腓與膺謀龜止時
于韻尤協也濤案張注魏都所引詩字皆與毛同其不
同者則明注爲韓詩下文惓惓醺醺注引韓詩云賓爾
邊豆飲酒之醺是也此云膺膺美也與毛義正合則所
引當卽毛詩竊意毛詩本作膺膺韓詩則作膺膺膺膺
聲相近唐時毛詩本或有誤同韓詩作膺膺者元朗據
之遂以爲毛韓相同耳說文囟部膺讀若謨釋文音武
亦非至崇賢所見韓詩本又作周原膺膺與元朗所據
本不同可見唐時二字淆亂已久要之聲義無不相近
不必云膺是而膺非也盧學士

文昭

云此韓詩同者謂

韓詩義與毛同亦爲美也曲說與釋文之例不合

左右趨之

棧樸左右趨之傳曰趨趨也賈子連語篇引作左右趨

之

容經篇同

云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春秋繁露郊祀篇亦

引作左右趨之是古本皆作趨濤案毛詩亦當作趨傳

趨趨也當爲趨趨也後人誤倒其文因改經文爲趨非

古趨趨通字

漢西嶽華山等碑左右趨之乃假趨爲趨非正字

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

疾於事以促訓趨與毛義異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

云趨讀如促可見經文作趨不作趨毛訓趨爲趨蓋趨

嚮之義與賈言日以善趨合毛以此爲文王官人之詩

鄭以爲郊後征伐之詩蓋毛同賈義鄭同董義也

繁露郊祀

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
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瑟彼玉瓚

旱麓瑟彼玉瓚釋文曰瑟所乙反又作瓚濤案作瓚者
是也正義引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正說文
玉部瓚字之訓解是冲遠所據本亦作瓚今本因正文
作瑟遂將疏中所引說文亦改作瑟誤矣說文引詩瑟
彼玉瓚於瓚字下則字亦當作瓚

佛

周頌敬之佛時仔肩傳曰佛大也段先生曰按此以佛
爲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詁廢大也四月廢爲殘賊
傳廢大也用正字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

以爲粥之假借濤案說文大部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達汝粥是佛乃𡗗之假借非廢之假借也𡗗讀若粥故鄭卽訓爲輔粥之粥四月廢字當亦𡗗之假借而非正字也臧文學以廢爲忼之假借亦非孟子告子下篇入則無法家拂士趙注輔拂之士蓋亦讀拂爲粥拂亦𡗗之假借也

妥

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后傳言注云妥安坐也濤案安字衍文妥本訓坐見爾雅釋詁康成正用此釋詁妥安坐也乃妥安二字皆訓爲坐猶上文妥安皆訓爲止郭彼注云妥者坐也可證非以安坐釋妥也郭此注引禮記

曰妥而後傳命但釋妥字蓋以安之訓坐義較明顯毋庸注釋傳寫禮注者涉爾雅此文誤衍安字賈氏作疏不知是正叔明疏爾雅又沿賈氏之誤試問釋詁一篇皆以一字釋數字有以二字釋一字者乎

又案詩楚茨傳儀禮士虞禮注特牲饋食禮注禮記郊

特牲注皆云妥安坐也未必盡屬誤衍蓋妥有安義

漢書

燕刺王旦傳注弓漢經師或皆以安坐釋妥而以爲用

臣瓚曰妥安也

釋詁文則不可釋詁之例自以妥安二字各訓爲坐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周禮巾車注同是安訓坐之證也

駁

聘禮出祖釋輶祭酒脯注云詩傳曰輶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輶祭酒脯祈告也疏云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太叔云輶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輶是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輶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輶水行曰涉以上注疏文濤案輶涉今毛詩春秋皆作跋涉乃唐後所改周禮大馭注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亦當作輶釋文云犯輶蒲末反注跋涉同跋與輶不得同音蓋元朗本作注輶涉同淺人據誤本妄改也又案鄘詩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是

韓作跋涉與毛異字左傳成十三年跋履山川注云草行曰跋則字亦當作輶

噫歆噫興

士虞禮記云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曰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賈氏疏云聲者噫歆也者若曲禮將上堂聲必揚旣夕云聲三注曰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卽噫歆賈氏疏曰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是噫興卽噫歆之證歆興聲近相通蓋噫嘻之轉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曰聲噫歆警神也孔氏正義曰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

歆警神也是以鄭注噫字斷句以歆字連警神爲句是不攷鄭氏儀禮注不知噫歆之有聲無義而爲此曲說顧氏日知錄乃曰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則踵孔氏之誤而又加之厲者矣匡謬正俗云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亦讀噫字絕句其誤與孔氏同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嘉興沈濤撰

校

周禮夏官序官校人注曰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釋文云校人戶敎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元朗之意蓋以注校之校人字從木校也仍校字從手案說文無从手之校六朝木旁手旁字多通作文選長楊賦注引國語賈注曰校考也考校猶言比校是比校之校字亦從木大司馬之職云比軍眾注曰比校次之也又云以待攷而賞誅注曰攷謂考校其功字皆作校

篇韻亦無從手之字元朗強生分別誤也

錢少詹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字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以上皆錢說

此校之爲言校也正是其例

郭忠恕佩觿云校校上音敎比校下胡敎翻校尉其誤與陸氏同

望諸當爲盟諸

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注曰望諸明都也說文艸部作孟諸濤案望諸當作盟諸望乃盟字之誤孟盟聲相近當是許君班氏用古文作孟諸鄭君用今文作盟諸

元和郡縣志云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足證盟諸之卽孟諸也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作盟豬引職方氏作孟諸皆不作望諸

史記樂毅列傳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案藍疑卽盟字之誤然今本國策仍作望諸趙境亦不得遠至齊宋之交且封爵皆以邑名無以澤名者望諸蓋卽漢志中山國之望都縣爲燕趙接壤之所故趙以之封樂毅與青州澤藪無涉小司馬誤以爲澤名是當時所見周禮本已作望矣

周禮疏曰按禹貢云道柯

今本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作荷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諸故從明都似鄭注以明都釋望諸據禹貢而言也然
今本禹貢作孟豬不作明都釋文引禹貢亦作孟豬賈
氏所據疑是鄭注尙書本故與僞孔本不同史記夏本
紀作明都蓋用古文說也

索隱曰今
文作孟諸

風別

秋官士師之職則以荒辯之法治之注云鄭司農云辯
讀爲風別之別又正之以傳別約劑注云故書別爲辨
鄭司農云辨讀爲風別之別風別字未見所出當爲分
別之誤古讀風音如分故傳寫誤分爲風司農後注云
若今時市買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正分別之義賈疏
云先鄭之言義無所據疑作疏時已誤爲風別矣

偏諱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記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
徧疏曰不徧諱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
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
遍諱不合辭據此作遍是舊禮作徧字明矣毛居正六
經正誤同濤案二家之說非是鄭注言在不言徵言徵
不言在正謂不單諱一字所以謂之不徧諱若作不徧
諱則是或諱徵或諱在與注意不合矣且開成石經作
徧不作徧卽據毛岳二家之言可見宋時禮記本皆不
作徧字僅據誤本柳文而欲改不誤之聖經惑矣南史
蕭琛傳嘗犯武帝徧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徧諱陛

金匱要略卷二
下不應諱順是六朝本禮記不作徧字若云嘗犯武帝徧諱此何語耶

舊唐書太宗紀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徧諱近代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卽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徧諱可見唐以前禮記本無作徧字者

有宰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濤案力當爲加字之壞晉語官宰食加注曰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有宰食加者謂有家臣而又

有家田耳晉語又云庶人食力不聞大夫以賦稅爲食力也

豚曰臠肥

豚曰臠肥注曰臠亦肥也春秋傳作臠臠充貌也釋文曰臠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臠茂才曰鄭旣云春秋傳作臠明禮記不作臠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濤案臠說非是說文豚無肥訓肉部豚牛羊曰肥豕曰臠則知作臠者是禮注當作春秋傳作肥臠充貌也鄭意以爲肥臠臠肥義得相通今本肥字誤爲臠字遂疑禮記本不作臠春秋桓公六年傳正義引曲禮正作臠肥可見古本皆如是元朗所引

或本不可從

釋文釋注曰作脂徒忽反作脂當作肥脂後人據誤本改非元朗所據本已誤也

樂則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今皆讀至樂字絕句則字連下句讀濤案曲禮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九賜三曰樂則宋均注曰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曰九錫能和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則漢時師讀以則字絕句此正九賜之禮正義乃云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

之誤矣

又案白虎通曰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是伯子男皆得受樂則也

雨水當作風雨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云已之氣乘之也正義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

時者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據沖遠此說則禮記經文本作風雨不作雨水呂氏春秋亦作風雨今注疏本皆作雨水者誤正義中前段亦作雨水乃後人據誤本經文竄改

今月令

月令仲秋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濤案孔說非是今月令者謂漢時月令與周禮馮相氏注然則今厯非此也以漢厯爲今厯同康成旣以月令爲本呂氏春秋又豈分別之爲今月令乎

宋會要引月令

合璧事類前集引會要云王欽若言謹案禮記月令秋分日饗壽星於南郊又云禮院言按月令八月饗壽星於南郊注云壽星南極老人星也濤案禮記月令並無八月饗壽星之文及南極老人之注語疑所引乃唐月令誤以爲禮記月令耳

耐

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注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郝農部

懿行

曰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

而彊壯偶能傑也又云耐或𠂔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濤案郝氏之說非也許書言古文以爲某字者率與本義不同如日部𣎵古文以爲顯字而𣎵之本義則爲眾微杪不與顯同訓爲頭明飾也宀部完古文以爲寬字而完之本義則爲全不與寬同訓爲屋寬大也且古文與古文又有不同者如𠂔部𠂔古文以爲𠂔字又以爲巧字於部𠂔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以此二字例之則耐爲或𠂔字不礙又爲古能字惟斯類繁夥許書不能盡載耳能本獸名賢能能傑本無其字假借能屬之字爲之正叔重所謂依聲託事者故古人

或借罪不至髡之字爲能其實皆非正字初不得謂能是而耐非也康成解字每與許書相表裏春秋元命苞曰能之爲言耐也足徵古者能耐同字矣

荀子正名篇能有所合謂之能楊倞注曰能當爲耐古字通也郝農部曰楊旣知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又曰戴記禮運樂記二篇注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濤案郝氏以二能字不必強生分別是也以能耐爲非一字則非古能耐實一字穀梁成公七年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一

作耐詩漸漸之石箋云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
可見經典能耐相通荀子能耐任之二語楊注旣以用
賢不用賢爲解則上能字爲賢能之能下能字今書爲
能否之能楊氏不知能耐同字遂解忍耐之耐強生分
別義轉紆回矣

性之欲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曰
言性不見物則無欲案史記樂書欲作頌集解引徐廣
曰頌音容容欲一聲之轉子長所見之本蓋作容不作
欲頌古容字人生而靜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感物而
動則已發矣發而中節不得卽謂之欲下文言好惡無

節於內然後爲滅天理而窮人欲則此句自以作容爲是西京師說所以尤勝於東漢諸儒也

淮南原道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害疑亦當作容字形相近而誤

繆侯

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釋文繆音穆濤案繆當爲蓼字之誤淮南汜論訓云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正用記語高誘注云蓼侯偃姓國侯今在廬江蓋卽左傳所謂六與蓼也元朗音穆以爲諡法誤矣

碯當作珉

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注云珉石似玉或作玫也釋文云珉武巾反字亦作璿濤案說文無珉字玉篇玉部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珉本亦作珉或作玫則禮記經注皆本作珉其作珉者乃六朝時俗本元朗據之以作釋文誤矣釋文文字亦作璿當爲字亦作珉又後人傳寫之誤說文玉部珉石之美者玫火齊玫瑰也一日石之美者其一曰卽鄭或作玫之說繫傳引禮作珉是五代時本尙有不誤者或小徐據玉篇改也

有文在手

左傳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有文在手曰虞案古文爲作𠂔魯作步虞作𠂔故手文得似之非如後世隸字之

魯虞也晉書載記劉元海左手文有其名亦必爲古文
困字

魚者

左氏隱公五年傳公將如棠觀魚者釋文云觀魚者本
亦作漁者濤案作漁者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魚捕魚也
然則捕魚爲魚天官廩人掌以時廩爲梁凡廩者掌其
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案疏中諸魚字
皆當作漁今本說文漁捕魚也可證蓋當時左傳本漁
者誤作魚者遂將正義中諸漁字皆改爲魚非沖遠所
據說文本有不同也

從自及也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注從隨也王尙書曰隨自及也殊爲不詞從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濤案隨自及也猶言將自及未爲不詞此與多行不義必自斃同意不得以徒從字形相近輒改爲徒

善者信矣

六年傳則善者信矣邱光庭兼明書云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案釋文信如字一音申是古春秋家本有此讀

目逆而送之

桓公元年傳目逆而送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目而觀之集解引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是服氏左傳本

無逆字案周勃世家曰景帝以目送之三國魏志裴潛傳注曰帝目而送之正用傳語魏書劉懋傳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送之是古本左傳皆無逆字

丙之辰

僖公五年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太平御覽卷五天部引作丙子之晨三百二十八兵部引作丙子之辰濤案漢書律厯志引傳作丙子之辰五行志引作丙之晨而景祐本作丙子之晨則丙下當有子字辰亦當作晨王觀察念孫曰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丙子乎其說甚確又云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

本有子字則不然御覽此條下引杜注則所據卽杜本
亦有子字當由唐以後傳寫缺奪耳御覽本修文殿
御覽是六朝本晉
語丙之辰韋注丙丙子也是宏嗣所見外傳本傳寫脫
子字後人據外傳以校內傳遂妄刪子字又改晨爲辰
皆誤

穀陽豎

成公十六年傳穀陽豎獻飲于子反杜注曰穀陽子反
內豎案此則穀陽乃豎之名當作豎穀陽不當作穀陽
豎說苑敬慎篇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
之韓非子十過飾邪二篇亦作豎穀陽知今本左傳傳
寫倒誤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人閒訓史記宋微子世

家豎字皆在穀陽上

王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王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爲王夫濤案漢人隸變王字每相亂武梁祠畫象秦王作秦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王寅作王寅經文當本作王夫書作王夫顏氏不知以爲學者妄改古人名字相配辛壬庚午皆幹支之名壬之字辛正猶午之字庚初不必以幹配支以支配幹如顏氏所云也文七年宋公王臣穀梁傳作王臣亦由隸體之變

商旅于市

襄公十四年傳商旅于市注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尙濤案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云云皆本此傳之文而云商旅議于市則古本左傳旅下有議字方于上文士傳言庶人謗一例杜征南奪此字遂訓旅爲陳而曰陳其貨物誤矣

明主

襄公二十九年傳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杜注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濤案明主當作盟主謂有德則爲諸侯之盟主耳史記吳太伯世家正作盟主可證集解引賈逵傳注亦作盟主則元凱之說非也

嘉容

汪明經中經義知新記曰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書
蕭穎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爲優今作嘉形之訛濤案嘉
容謂嘉禮之容昭公在戚當爲喪容而有嘉禮之容是
以非之齊書喜字乃傳寫之誤宋書蔡興宗傳魯昭在
戚而有嘉容正作嘉字可證

甲父鼎

昭公十六年傳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杜注云甲父古國名濤案國名甲父於傳
無徵甲父當作父甲攷古圖及鐘鼎款識所載古器父
乙父癸之類甚多此父甲乃作器人名蓋商鼎也

史記集解引服虔注有誤

史記孔子世家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集解引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濤案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爲姓非也是服氏以子鉏商連文釋子爲姓不以車子連讀裴氏所引恐誤

祠兵

公羊莊公八年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是邵公公羊本作祠明古有祠兵之禮詩采芑箋引此傳作治兵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濤案漢儒於經字之誤

必明注曰某當作某未敢輒改也注中引經尤未聞改
字康成果以公羊爲誤何不引不誤之周禮左穀爾雅
而必欲改其文而引其書漢注無此體例也蓋公羊有
嚴顏二家之異邵公所據者顏氏春秋康成所據者嚴
氏春秋故如仡然爲疑然鄉飲酒禮注昉乎此爲放乎此攷工
詩登來之爲登戾之大學注皆與今本不同鄭駁異義云
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亦謂說公
羊者承襲訛謬許君所見同於邵公故康成據不誤之
公羊以駁之耳

提月

僖公十六年傳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是月者何僅逮

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濤案初學記四歲時部引是月作提月注中正月之幾盡作是月之幾盡則是古本公羊作提今本作是乃後人據二傳改張說季春下旬宴上池序尾暮春之提日提日當作提月正用傳文注中正月亦當依初學記作是月凡月之幾盡皆謂之提月不必正月也

余得北宋本公羊傳已同今本作是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亦引初學記是

宋本皆作是月此唐本之所以可貴也

舉當作昇

哀公六年傳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舉唐石經初刻作昇余謂作昇者是說文升部昇舉也學者多聞舉少聞昇

遂改舁爲舉而傳文則必作舁不作舉釋文不爲舁字作音是元朗所見本已誤

又案說文此解引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舁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今左氏宣十二年傳舁作舂杜注云教也許書心部舂毒也引周書曰來就舂舂則舂不訓教他書亦無訓舂爲教者當是征南據誤本而妄爲之說也此字經典中兩見而後人皆改之

足恭

論語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注引孔曰足恭便辟貌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正義曰孔以爲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

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人也濤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以足恭與口聖對則當讀爲手足之足音將樹切者非是然據此知隋唐閒足成之足讀將樹切不讀如字也

左邱明

左邱明恥之集解引孔安國曰左邱明魯太史濤案春秋序正義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釋文序錄亦云孔子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是邱明乃從孔子觀書于太史氏者非太史也且係周史而非魯史後人

遂疑左邱明在孔子前非作傳之人實自僞孔啟之

漢書

藝文志亦云左邱明爲魯史漢時自論語僞孔注外皆無此說孟堅不應同之此疑是小顏注文

傳寫脫師古曰三字耳

臧文學

庸

曰廣韻邱字注載漢複姓凡四十四而左邱

不與焉可知傳春秋者姓邱而非姓左邱蓋姓邱名明故多稱邱明左其官也古有左史右史或言姓左及左邱皆非濤案臧氏之說甚野蓋亦惑於魯太史之說邱明果官左史不應單稱左字春秋傳有左史倚相不聞稱左倚相也邱明當姓左邱其稱邱明者猶段干木之單稱干木柳下惠之單稱下惠無足怪也太史公言左邱失明似單舉其姓

子疾病

子疾病子路請禱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陳徵君館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者非濤案論衡感虛篇亦作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則魯論當有病字鄭從古故無病字

關雎之亂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鄭注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之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則此亂字康成讀爲治亂之亂非謂樂之卒章也

恂恂善誘

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陳仲魚論語古訓以與集解異指爲鄭注云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濤案恂恂恭順貌五字乃章懷訓釋之語若引古注必注明某氏注云下文引論語不怨天不尤人卽注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云云可證康成雖注魯論而字率從古平叔則雜采諸家今以義之異於何者卽指爲鄭注則孔馬包周其義豈盡與何合乎知不然矣

沽酒當作酤酒

沽酒市脯不食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詩伐木正義亦引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則唐初本尙作酤今本作沽

者傳寫之誤也梁孝廉王繩讀爲酒正注功沽之沽以爲酒之惡者然則市脯又何說乎

郈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濤案費字衍文蓋古本論語作郈宰不作費宰論衡藝增篇正作郈宰可見漢以前本皆如是也論衡問孔篇仍作費宰乃後人據今本論語改正義引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張氏但釋郈不釋費可見所據本尙無此字

正名

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新字千餘詔曰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斯之謂矣此訓正名爲正字正用康成論語

注之說又江式傳上表論六書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亦用鄭義

北齊書儒林李鉉傳曰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是亦以正名爲正字

居下訕上

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論語惡居下而訕上是唐時本尙無流字非獨漢石經爲然也禮記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正是此語注腳

論語分章

論語子見齊衰者與顛淵喟然歎曰分爲兩章古本合

爲一章華嚴經卷十七切發心功德品音義釋鑽仰二字由子見齊縵者引至鑽之彌堅可證也縵乃縵服正字經典皆假衰爲之據慧苑所引知唐時論語本不作衰字

大戴禮注引論語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懽懽朋友切切注引論語曰朋友切切懽懽兄弟懽懽懽卽熙字詩常棣傳兄弟尙恩怡怡然正義本作熙熙然蓋古論語作熙熙魯論作怡怡毛用古文故作熙熙與大戴合又大戴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案不作當爲不懽卽忤字之別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懽注云無所疑滯懽懽也懽與忤同

太乎經上階天不恁注云恁慙也

論衡解論語

論衡問孔篇云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與集解所引陳注不同蓋漢時經師說如此又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集解引馬注曰美其得道然其不能悉然也而論衡知實篇引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又幸偶篇引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以幸字絕句皆與何氏所據不同

韋昭魯論解

羅願爾雅翼釋草引韋昭魯論解云莠草似稷無實論語無莠字余蕭客經解鈎沈以爲秀而不實之注似魯

論秀作莠矣案國語魯語云馬餽不過稂莠注云莠草似稷無實是羅氏所引乃韋昭魯語解也傳寫誤爲論字余氏遽以采入鈎沈幾致燕書郢說矣

幬當作臙

爾雅釋詁幬臙有也注引詩云遂幬大東疏云今詩本作遂荒此言遂幬者所見本異也或當在齊魯韓詩陸佃爾雅新義幬作臙與郭本不同濤案詩小雅節南山云則無臙仕傳云臙厚也商頌長發云爲下國駿臙傳云臙厚也正義皆以爲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幬作臙有作厚又詩魯頌閟宮云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是毛詩作遂荒三家詩作遂臙不必同訓爲有後人見毛傳

訓荒爲有遂改此文厚爲有臚爲𦵏農師所見爾雅本厚已作有臚猶未作𦵏也又上文𦵏厖大也亦當作臚注引詩曰亂如此𦵏今巧言作𦵏傳云𦵏大也正義曰釋詁文禮肉𦵏亦謂之𦵏則字本作臚周禮腊人臚胾之事注云臚與大亦一也臚又詁爲大二者同矣賈疏以爲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作臚今邢本作𦵏陸本作𦵏皆誤

禮儀有司徹注云臚讀如殷畀之畀是臚有大義

鮐背

釋詁鮐背新義本作台背濤案詩行葦黃考台背傳曰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毛詩作台背爾雅釋詩亦當作台背農師所見本尙不誤也郭

注曰鮐背背皮如鮐魚此亦如鄭箋之以鮐釋台邢叔明竟將正文作鮐誤矣釋文鮐天才反一音夷此正台字之音今本殆後人據邢疏以改漢潘校官碑背有胎表胎又台字之假可見古本不作鮐

𠂔𠂔

釋宮石杠謂之倚注聚石水中以爲步渡𠂔也釋天奔星爲𠂔𠂔二文皆作𠂔宋雪窗書院本爾雅釋宮作𠂔釋天作𠂔臧文學曰按說文人部𠂔𠂔也从人勺聲玉篇人部𠂔扶握切爾雅曰奔星爲𠂔𠂔𠂔部𠂔之𠂔切倚渡也廣韻十八藥𠂔橫木渡水𠂔𠂔𠂔𠂔流星然則釋宮當作𠂔釋天當作𠂔矣濤案臧說非是𠂔𠂔本一字

說文有𠂔無𠂔明𠂔爲𠂔之別體六朝从人从彳之字多相亂見於碑版者甚多故𠂔或作𠂔篇韻強生分別如此類者甚多未足爲據爾雅正當作𠂔其作𠂔者誤字也

疾雷爲霆

釋天疾雷爲霆霓注曰雷之急擊者謂霹靂濤案御覽十三天部霆門引作疾雷爲霆引注曰疾雷爲雷音急激者初學記北堂書鈔白氏六帖天部亦皆引作疾雷謂之霆是爾雅本無霓字後人傳寫誤衍耳注中擊字亦誤左傳昭公四年正義引作雷之急激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作雷之急迅者雖所據本不同要之總非

擊字

又案御覽十三天部霹靂門引同今本有𧈧字當是淺人據誤本爾雅妄增引注亦同今本然作激不作擊則知擊字之誤顯然

漢津也

釋天析木謂之津注云卽漢津也又云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濤案御覽八天部引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郭璞注曰津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是唐以前本爾雅正文無漢字景純以漢津釋津邢疏本正文誤衍一漢字遂將注中津字改爲卽字且分注於析木句下誤矣左

傳昭公八年正義引爾雅作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蓋由傳寫奪一謂字遂於閒下妄加一漢字以足字數邵編修晉涵反據以改爾雅經注更誤矣

郊外謂之牧

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素問六節藏義論注引作邑外爲郊郊外爲甸甸外爲牧牧外爲林林外爲坳坳外爲野三部九候論注同濤案爾雅釋文云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隰也謂隰列穀之處古甸甸田通字則王砮所據當是李巡本故與郭本不同李本於郊牧之間多郊外爲田一語元朗以爲牧字作田恐誤

崑邱

釋邱三成爲崑侖邱案水經注四河水篇橫谿水出於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爲崑邱斯山豈亦崑邱乎是善長所據本無侖字山三成疑當爲邱三成之譌

歸異出同流肥

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注引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經淇水注引爾雅作歸異出同曰肥又引犍爲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案舍人之解與景純殊異蓋舍人本作異出同流曰肥郭氏本作歸異出同曰肥後人將二本誤合妄以曰字改爲流字誤矣道元說肥

泉用舍人解則所引經文亦必用舍人本今仍云歸異
出同殆後人據今本爾雅改耳

眾當作粟

釋艸眾秫注云謂黏粟也歷攷諸書從無以眾爲百穀
之名者案齊民要術二注引爾雅云粟秫也孫炎曰秫
黏粟也則眾乃粟字形近而誤景純此注卽本叔然是
郭本亦必作粟今作眾者後人傳寫之誤耳

鼯鼠鼯鼠

釋獸鼯鼠郭注未詳豹文鼯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
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說文鼠部
鼯豹文鼠爾雅釋文引字林亦同說者皆以爲郭氏以

豹文屬下句許氏呂氏以豹文屬上句廣韻藝文類聚引寶氏家傳及水經注文選注引三輔決錄注皆以此事屬之寶攸而以豹文爲鼯鼠則同濤案太平御覽獸部引郭璞注爾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彩色熒熒問羣臣不荅孝廉郎終軍荅曰鼯鼠文帝賜繚是景純亦以豹文屬上句此當本之修文殿御覽其文比今本爾雅注加詳而爲鼯爲鼯亦各互異攷郭氏爾雅訓詁大率本之說文此注當在鼯鼠豹文之下後人誤將豹文屬下句讀遂以此注改於鼯鼠之下陸元朗所見本已誤唐後淺人遂將選注類聚諸書改鼯爲鼯以合雅訓其知豹文之爲鼯鼠者惟盧若虛一人因襲傳譌

莫可是正矣說文無𩇛字疑卽𩇛鼠

右服盜驪

釋畜小領盜驪注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
又曰右服盜驪疏曰案彼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
右服盜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
父爲御是也濤案今本穆傳作右服𩇛驪注云疑華驪
字非盜驪也下文次車之乘乃曰右驂盜驪雅注服字
蓋驂字之誤叔明所據注本誤驂爲服乃改穆傳以從
之誤矣

又案臧文學曰郭引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盜驪
且自解云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注必作疑盜驪字矣

邢叔明所引正與雅注合今本作華駟與御覽所引同
此後人竄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駟更非濤案
臧說謬甚列子周穆王篇所載八駿與穆傳正同亦云
右服駟駟駟皆華之古體御覽八百九十六獸部引
作驊驪乃以今字易古字荀子性惡篇曰驊驪驪驪纖
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楊倞注云皆周穆王八駿名
是八駿實有驊驪若如臧說則此文旣云右服盜驪下
文又云右驂盜驪則是七駿而非八駿矣其誤豈待辨
哉

害狗

釋畜注引公羊傳靈公有善狗謂之獒宋雪窗書院本

元大德本皆作害狗或讀害爲割如牯牛驃馬之比然
未聞割勢之狗猛於噬人者害與周字形近而誤蓋周
誤爲害害又誤爲善耳何氏公羊注解爲可以比周之
狗義亦紆曲杭編修世駿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廬宋
鵲是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